禮記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也壘軍壁也

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數見侵伐則多壘 正義曰此明食祿所宜任其事也四郊壘平壁也言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苦尸祿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坰故多軍壘罪各有所歸故爲卿大夫之恥辱也 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

辱其親民不能安荒穢也 正義曰此明食祿所宜任其事也四郊者王城四面並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云四郊也

之厚也者地采地也荒廢穢也士邑宰也士爲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土地廣大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耻辱也而云亦者今謂非但大夫之辱亦是士之辱四郊多壘獨爲大夫之辱不云士辱者但大夫官尊入則與君同謀出則身爲將帥故多壘爲大夫之辱士則職卑位下爲君邑宰勸課耕稼故地荒爲士之辱也

祭不惰爲無神也**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

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

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爲**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

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若也**臨**正義曰此一節明接神及歸俎之禮臨祭不惰者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故鄭注云爲無神也鬼神享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是無神也既謂其不敬亦是無神之心

禮記皆不欲人褻之正義曰若不焚埋人或用之爲褻慢鬼神之物所以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爲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酒在焚之則消故焚埋異也**注**臣不至君也正義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於俎而禮本並云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胃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禮不諱嫌名**

二名不偏諱偏謂一名爲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

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諱 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

大夫之所有公諱 辟君諱也

君所無私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爲其失事正 **廟中不諱** 爲有事於

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

婦諱不出門 婦親遠於宮中

言辟之 **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 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

俗入門而問諱 正義曰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各依文解之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

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避名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質藏言之則感動孝心故諱之也

君臣同名 衛侯至不非 春秋不譏案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繫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是衛齊惡不得爲石惡也 禮不諱嫌名 若禹與雨丘與區 正義曰今謂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此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丘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不諱若其音異義異全是無嫌不涉諱限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 二名不偏諱 孔子至稱在 正義曰不偏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者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案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

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
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諱 諱謂臣言於君前不
辟家諱尊無二 大夫之所有公諱 辟君
諱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爲其失
事正 廟中不諱爲有
事於
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
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
不諱也 臣於夫人之家恩
遠也質猶對也 婦諱不出門 婦親遠
於宮中
言辟
之 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
俗入門而問禁不諱 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
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各依文解之 古人生
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

公羊避之家之諱
曰字与言子卒合既卒
止
尊君諱也
既卒君諱也三字
若於宮外則名諱也 去聲字
故曰對君前不諱也 去聲字

盛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
名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質藏言之則感動孝
辟之也 衛侯同名春秋不譏案魯襄公二十八年衛侯至不非 正義曰證生不相諱也時
九年衛侯衍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
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裔梁
字誤當云大夫
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
不奪人親所名也是衛齊惡不得爲石惡也 禮不諱嫌
名 若禹與雨丘與區 正義曰今謂禹與雨音同而
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此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
音嫌疑丘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不諱若其音異義異
全是無嫌不涉諱限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 二名不
偏諱 孔子至稱在 正義曰不偏諱者謂兩字作名
不一一諱之也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者案論語
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其在斯是言在也案
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

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
許愼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
也從左氏義也 逮事至父母 逮及也王父母謂祖父
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何以然孝子聞名心瞿祖是
父之所諱則子不敢言既已終不言若父母已亡而己言
便心瞿憶父母故諱之也 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者孝子若幼少孤不及識父母便得言之故不諱祖父母
庾云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
同事父母且配夫爲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
可以諱王父母也 注此謂至諱祖 正義曰適士已上
廟事祖者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士下
士亦廟事祖但禰共廟則既夕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
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 大夫之所有公
諱 今謂人於大夫君諱也若兼爲大夫諱則君諱不尊也不
所以然者尊君之所諱者士卑人不爲之諱故也或可大夫所有公

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己之私諱王藻云於大夫所有
公諱無私諱但此文上承君所無私諱之下唯云大夫之
所有公諱故略之不云無私諱耳 詩書不諱何偷云詩
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
執禮是教學唯詩書有誦禮則不誦唯臨文行事若有所
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 廟中不諱者謂有事於高祖
廟祝嘏辭說不爲曾祖已下諱也爲尊無二上也於下則
諱上也若有事於禰則諱祖已上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
之前臣不諱也者夫人君之妻質對也夫人本家所諱臣
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爲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故不諱
也 婦諱不出門者門謂婦宮門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
不言耳若於宮外則不諱也故臣對君前不諱也 注婦
親遠於宮中言辟之 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
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荅曰雜記
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
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大功小功不諱

古者期親則爲諱陳鏗問曰亦爲父乎自己親乎田瓊荅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父同諱父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知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爲之小功父爲諱故已從父爲之諱

入竟而問禁者此以下並爲敬主人也竟界當先訪問主國何所禁也謂國中政教所忌凡至竟界首也禁入國而問俗者國城中城中如今國門內也俗謂常所行也入主人之城內亦先問風俗常行也入門而問諱者門主人之門也諱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爲避之也問諱而以問爲限者主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於門爲限也故注云皆爲敬主人也

內事以柔曰順其居內爲陰

外事以剛曰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內兵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旬十日也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龜筮辭

龜筮不相襲卜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大事卜小事筮

筮不過三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卜筮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

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踐讀曰善聲之誤也筮或爲著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各依文解之 外事以剛日者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 注 順其至祠兵 正義曰以出在郊外故順用剛日也公羊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祠兵傳云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何休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此鄭所引直取甲午證用剛日事耳其祠兵之文鄭所不用故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 內事以柔日 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巳辛癸五偶爲柔也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非柔也所以然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內柔自謂郊社之外他禮則皆隨外內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朝之日不皆用辛 凡卜筮日者凡先聖王之所以立卜筮者下云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卜筮必用龜著者案劉向云著之言者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云著蓍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著生百年一本生百莖七百年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蓂著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簽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爾之許

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踐讀曰善聲之誤也箋或爲著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所卜筮之吉日也弗非無非之者日各依文解之　外事以剛日者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

注 順其至祠兵　正義曰以出在郊外故順用剛日也公羊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祠兵傳云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何休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此鄭所引直取甲午證用剛日事耳其祠兵之文鄭所不用故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　內事以柔日　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巳辛癸五偶爲柔也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非剛也又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非柔也所以然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內柔自謂郊社之外他禮則皆隨外內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圜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

卜筮日者凡先聖王之所以立卜筮者下云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卜筮必用龜著者案劉向云著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云著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著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蓂著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爾之許

黑堀本依定格

我乃十三龜一龍襲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筮者案少牢大夫立筮鄭云大夫蓍長五尺推此而言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士三尺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案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卦云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太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鄭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爲實有長短故社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

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短者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又鄭康成注占人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及杜預皆以爲龜長筮短故筮人云凡卜筮短龍長筮短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故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即事之漸大事者則大卜云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凡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典四曰謀五曰界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爲大事故鄭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筮也故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是天子出行唯卜無筮是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制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

師不鄭注占人不卜而徒簽者則用九簽是也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故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簽之辭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簽是大事卜簽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簽不集如禮其禮既先簽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周禮云簽凶則止不卜所以洪範有簽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簽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簽逆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簽大事則葬地及葬日爲事之大則卜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是也其小事用簽則少牢常祀簽日是也士亦大事卜小事簽故士喪禮卜葬日以喪葬爲重須定吉凶故用卜也其尋常吉祭比葬爲輕故簽日也葬既十日得吉餘事皆吉可知故唯簽葬地不復用卜也　旬之外曰遠某日　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簽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簽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簽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此謂大夫禮　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簽其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是士於旬初即簽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簽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內旬外之日也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其辭皆云來日丁亥不云遠某日近某日者彼文不具也　喪事先遠日　喪事謂葬與三祭是奪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　吉事先近日　者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簽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曰爲至有常　曰命龜簽辭也卜擇吉日故云曰爲日　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簽有常者假因也爾汝也爾謂指著龜也泰

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簭故謂爲大龜大簭也有常者言汝泰龜泰簭決判吉凶分明有常也故云假爾泰龜泰簭有常凡卜簭大夫以上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是一也二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二也卜人即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簭二者一爲事命簭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簭史是一也二則簭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是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簭有一知士命簭有一者士喪禮云命簭人哀子某爲其父簭宅簭人許諾不述命注云不述者士禮略是士命簭一也知士命龜二者士喪禮涖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即席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是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簭二者以士云命簭不述命則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曰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大簭有常孝孫某來曰丁亥云是大夫命簭二但冠即席所命于述命之上也知大夫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夫命龜三也

注大事卜小事簭　正義曰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爲大事非周禮大貞大封及八事之等故得用卜而已或云大事卜者揔兼大貞大封及八事等雖卜簭並用揔皆用卜故云大事卜但大事則先簭後卜卜簭俱有若小事簭徒有簭而無卜也　卜簭不過三　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簭不吉則不舉也鄭意不過三者謂一卜不吉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若簭亦然也故曾有四卜之譏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簭並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簭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簭其法唯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簭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唯用一故不至三也案崔解亦有三王龜簭也

注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正義曰卜郊之事或

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
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
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
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
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
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
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
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
上辛何休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
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
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
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
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
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
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

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
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
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
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意異休以四月五月滿三吉
則可郊也若鄭玄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
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
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
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
堂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
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
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此云魯
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三卜正四卜非正也是
四卜爲譏三卜得正與左氏意違左氏三卜亦非故也
卜筮不相襲　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更筮若前
筮不吉則止不得因更卜是不相襲也若相因不止是瀆
龜筮則神不告也王云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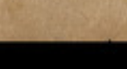
其心也 注卜不至是也 正義曰晉獻公初卜不吉故公云更筮之是因襲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與此注不同者明襲有二義故兩注各舉其一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著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復卜卜不吉不可復筮也 龜爲至踐之 解卜筮所用也龜處筮後龜覆於筮爻爲筮者筮在龜前爲決也謂著爲筮者筮以謀筮爲義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伏犧以來聖人爲天子者不直云先王又加聖字者夫王未必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位兼并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聖王制此卜筮使民敬慎而信時日與吉凶也 敬鬼神者乃擇吉而祭祀是敬鬼神 畏法令者法典則也令教訓也君行法令若依卜筮正爲之則民敬而畏之也 所以使民決嫌疑者事有嫌疑而卜筮決斷之也 定猶與也

著說文云猶獸名獲屬與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 故曰疑而筮之 則非也者引舊語以結之卜筮所以定是非也若有疑而參之則人無非之也不言卜者從可知也 自而行事則必踐之者踐善也言卜得吉而行事必善也王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也弗非無非之者也 君

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監駕且爲馬行已駕 僕展軨 展軨具視 效駕 白已駕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 奮振去塵也貳副也 跪乘 未敢立敬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謂試之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車上僕所主 左右攘辟 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 車驅而騶至于

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
溝渠必步 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 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 凡僕人之
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 客車不入大門
婦人不立乘 異於男子 大馬不上於堂 非攀帶也 故
君子式黃髮 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 下卿位 尊賢也 位卿之爵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 入國不馳 愛人也馳善蘭冬也 入里必
式 不誣十室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御當為訝訝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恥者御恥者皆訝也世人亂之 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褒拜 褒則失容節褒猶詐也 祥車旷
左 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君存惡空其位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遠嫌 御國
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敬也 國君不乘奇
車 出入必正也奇車獨衣之屬 車上不廣欬 為若自矜廣猶弘也 不
妄指 為惑衆 立視五嶽 立平視也嶽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嶽高或為衆 式

視馬尾（小倪）顧不過轂（爲掩在後）國中以策彗（入國不馳彗竹帚）邸勿搔摩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欲年也誅罰也）



正義曰此以下摠明乘車顧式僕御謹敬之事各隨文解之君車將駕者謂爲君僕御之禮君車君所乘之車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則僕執策立於馬前者僕即御車者也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

車而此僕既知車事故監駕也又恐馬奔走故自執馬杖立當馬前也執策是監駕立馬前恐馬行也已駕僕展軨者已駕駕竟展視也舊解云軨車欄也駕竟則從車軨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軨轄頭轙也皇氏謂軨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二則欄之苓字不作車邊爲之鄭云展軨具視謂徧視之效駕者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奮衣由右上者奮振也由從也從右邊上升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貳綏而升也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跪乘者謂僕先試車時君既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爲敬也然此是暫試空左不嫌也執簚分轡者策馬杖也轡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邊名驂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兩驂夾轅者名服馬兩邊

上驤兩驂鴈行鄭云兩服中央夾轅者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也然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并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分置兩手是各得三轡故詩云六轡在手是也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杖又六轡以三置空手中以三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　驅之者分轡既竟而試驅行之也　五步而立者僕向跪而驅令馬行之得五步止而僕倚立待君出也何偫云跪以見敬則立調試之也　君出就車者謂君始出上車時也　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　左右攘辟者左右謂侍駕陪位諸臣也攘郤也辟遠也君已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者悉遷郤以辟車使不妨車行　車驅而驟者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從車行也　至於大門者君最外門謂車行至外門時君撫僕之手者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君抑止僕手也　而顧命車右就車者顧迴頭也鄭箋詩云迴首曰顧也車右勇力之士也就車謂君命勇力士令上車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初在門內未顧勇士故從趨在車後今車行既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迴頭命車右上車也門閫溝渠必步者是車右勇士之禮也門閫謂凡所過門閫處也溝廣深四尺者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勇士雖即上車車若至門閫溝渠而勇士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也而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凡僕人謂為一切僕非但為君僕時也車上既僕為主故為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　若僕者降等則受者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若御者卑降則主人不須謙故受取綏也　不然則否者不然謂僕者敵體雖御其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者僕

者雖卑而受其綏不謙猶當撫止僕手若不聽自捋然後乃受也　不然則自下拘之者不然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當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　注撫小至不受　正義曰由從也此時主人初欲上而僕在車上轉身嚮主人以授綏主人不就僕手外取之而以手從僕乎下進拘取僕手裏上邊示不用僕授也僕與已同爵則不受謂不降等者　客車不入大門　案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注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與此同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等舍之於賓館謂不得入王門又云畢車龍旂以朝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耳　婦人不立乘者立倚也婦人贊弱不倚乘異男子也男子倚乘而婦人坐乘所以異也　六馬不上於堂者賓主相見之禮也犬馬將為禮而賤不牽上堂也犬則執紲馬則執勒以呈之耳非贄幣故也贄謂羔鴈錦玉之屬乃上堂也犬馬用充庭實而已非物馳之贄幣故不上堂也　故君子式黃髮　此以下明雜

禮也君子謂人君也黃髮太老人也人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黃髮黃彌老宜敬之故人君見而式敬也人君尚爾則大夫士可知也若與君同行君式則臣下若異行則式而已詩云黃髮兒齒皆謂老人也　注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　正義曰謂他篇上舊禮雜辭連上至下所以有故今作曲禮記者引此他篇雜辭而來爲此篇發首有故也　下卿位　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惕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公迎賓客則案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可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　入國不馳　馳者國中人多若馳車則害人故不馳則好行刺人也何徐云蘭人也善猶好也蘭雷刺也若車馳馳注云愛人也善蘭人也善猶好也蘭雷刺也若車馳馳爲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不誣故入里則必式而禮之爲敬

也必式則門閭亦式故門閭必步不誣十室也論語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不誣十室也　君命召
者謂有君命呼召臣也　雖賤丈者君之使者假令是賤
人爲之來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迎也使者雖賤而君命可
尊故雖丈夫士貴亦自出迎之也　注御當至亂之　正
義曰鄭引春秋證御者訝也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會
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公羊傳云前
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
之母也窺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
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穀梁傳云曹公子手僂同
時聘齊齊頃公使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禿者御禿者
僂者御僂者齊傾公母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也鄭言
彼既以爲訝此御故宜是訝而世人亂之讀云御耳　介
者不拜者介甲鎧也著鎧者不爲式敬故宜無所拜之也
爲其拜而褒拜者解所以不拜褒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
屈拜則挫折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褒詐也言著鎧而拜形

不足似詐也虛作矯褒則失容節是褒猶詐也　祥車
曠左　此以下又明僕御之禮祥吉也車謂平生時
所乘也死葬時因爲魂車鬼神尚吉故葬魂乘吉車也曠
空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　注空神位也
祥車葬之乘車　知葬之乘車者以其大小二祥生人所
乘之車無空左之法言空左唯據葬時魂車故知也　乘
君之乘車　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
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
左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鄭云王出於
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又戎右
職云會同充革車鄭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行充之
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若曠左則似持
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　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
自安故恒馮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
中央御者居左故成二年韓厥代御居中杜云自非元帥
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在中也又

詩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存惡空其位也太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云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持轡所以爾者形微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後左手者禮以相嚮爲敬故進右手非男女無所嫌也近相嚮相嚮則生嫌故後右手遠嫌也　御國君則進右而俯者既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爲敬也并兩御也國君不乘奇車　國君出入宜正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也　注出入至之屬　正義曰隱盧氏云不如御者之車出入宜正義曰猶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　車廣劾　廣弘大也劾聲劾也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劾似自驕矜又驚衆也　不竝指者妄虛也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並惑衆也　立視五嶽者車上依禮嶽規也車輪一周爲一

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撓一規爲一丈九尺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寸爲步撓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地　注嶽猶規也　正義曰知嶽爲規者以嶽規聲相近故爲規規是圓故讀從規言或爲縈他本禮記有作縈字者　式視馬尾　式視馬尾者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　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　國中以策彗　國中以策彗者前云入國不馳此爲不馳故爲遲行法也策馬杖彗竹帚也　摩也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婦帚故云策彗云　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搥摩之時其形狀卻然　塵不出軌者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案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王見牲則撰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者

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者公門謂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
也敬君至門下車重君物故見君馬而式之也馬比門輕
故有下式之異也
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猶不可慢故必朝服
而自御乘之也　乘路馬必朝服者謂臣行儀習禮獨
行也　不敢授綏者君在則僕人授綏今習儀者身既居
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綏與己也　左必式者
既不空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此言不敢授綏與前不敢
曠左文互也　步路馬必中道者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
猶行也若牽行君之馬必在中道正路爲敬也　以足蹙
路馬芻有誅　芻食馬草也誅罰也此草擬爲供馬所食
若以足蹴蹂之者則被責罰也　齒路馬有誅者齒年
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爲不敬亦被責罰皆廣敬也

曲禮下第二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義與前
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高下之節
器則上衡　謂此衡謂與心平　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綏讀曰委委之謂下於心
執輕如不克　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　執主器操幣圭璧
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重慎也尚左手尊左
也卓輪謂行不絕也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委
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　執

玉其有藉者則襐無藉者則龔藉藻也襐
龔耳有藻爲文襐見美亦文無藻爲質龔
亦質圭璋特而龔璧琮加束帛而襐亦是也
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佩仰襐龔之節各依文解之凡奉
者當心提者當帶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
其宜奉之者謂仰手當心奉持其物提之者謂屈臂當帶
而提挈其物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
類其帶則下於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分帶下紳
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
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爲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於餘
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云帶下毋廉
辟上毋厭脇當毋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
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人恒著深衣此明平常提奉故益
可知也　執天至提之　鄭明常法此以下明臣各爲其君
上提奉之禮也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

正當心平故謂心爲衡天子至尊器不宜下故臣爲敬手奉
皆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也凡言衡有二處若大
夫衡視則面爲衡此爲天子執器則上衡謂高心也既有
二處不同故鄭云此衡與心平明他衡者不與心平也
國君則平衡者國君諸侯也降於天子故其臣爲奉持器
與心齊平也　大夫則綏之者綏下也又降於諸侯故其
臣爲奉器下於心也　士則提之者上云大夫綏之已下
於心今爲士提之又在綏之下即上提者當帶然凡常提
物尚得當帶今爲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臣爲士卑遠於
君故厭降在下故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以辟君其義同
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鄭明持奉高下之節此辨
持奉之容儀也主亦君也禮大夫稱主今此言主上通天
子諸侯下含大夫爲君者故并曰主七則不然克勝也尊
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重慎器雖輕小而執之
恒如實重如不勝之容也故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
如不勝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主至曳踵　又

明提奉用手足之儀也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也若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云尚左手　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曳拽也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拽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　鄉明奉持及手足之儀此明授受時禮也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偻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身既偻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　主佩倚者主謂君也倚猶附也君宜直偻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身既偻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　主佩倚者主謂君也倚猶附者君若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則佩不得倚身故縣垂於前也　主佩垂則臣佩委者主君也言君若重愼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委於地然臣不發初太曲必待君偻而後方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今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裼表故云有藉者則裼也無藉者則襲欲明玉亦有裼襲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云亦是者非但人有裼襲其王亦有裼襲之義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為上明賓介二人為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為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德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又孔安國注顧命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為瑞信子男執璧蓋亦

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王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裼時或有襲時　注圭璋至是也　正義曰鄭云此者以經云裼襲據人之裼襲欲明王亦有裼襲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云亦是者非但人有裼襲其王亦有裼襲之義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為上明賓介二人為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為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德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又孔安國注顧命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為瑞信子男執璧蓋亦

刻驗覆之但無以言焉又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亦
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大宗伯云王執
鎮圭注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故玉人云鎮
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其五等諸侯大宗伯又云公
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
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縛耳
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
信圭侯守之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其五等諸侯大宗伯
直者爲信其文縛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義或然也宗伯
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
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瑑爲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
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長也凡圭
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知者是聘禮記文其璧
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
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

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
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玉則云朝覲
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
用璋知者以聘禮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
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
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
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
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
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
璧享君以琮享夫人知者聘禮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明
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注
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
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
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
覜聘是也其藉玉之藻鄭注覲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
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

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
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琮圭璋璧琮繅皆二
采一就是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五
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三就也二采二
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再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
夫卑二采采則別唯一行共為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
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為二等也此是周法其
殷以上則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
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倉象三正其五帝之禮
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
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其餘謂堯舜之諸侯既
以采色畫亭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
其組上以玄為天下以黃為地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
則垂為飾故聘禮記云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注云采成文
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
以絳為地是也其褖襲之義者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

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板之藻藉則常有今之無有
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褖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
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
授上介注云不言褖襲者賤不褖也以賈賤故不言褖明
貴者垂藻當褖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上介
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藻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
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玉皆襲是屈
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
宰玉褖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褖也又云賓褖奉束帛加璧享
是有藉者褖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子
行享之時皆褖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褖凡享
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
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凡諸侯朝天子皆行三享
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覲禮
云四享者鄭注云當為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
三牲魚腊龜金丹漆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若其臣出聘唯行一享故聘禮致夫人聘享唯一享也揚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褖衣褖衣上有襲衣之屬其外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褖衣謂之爲褖故鄭注聘禮云褖者左袒也一玉之上若垂藻之時其人則褖屈藻之時其人則襲則褖襲不相因表記云褖襲受享者則褖與此同也

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亦辟

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儗也其先世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

爲大

國君不名卿老者人君雖有國家之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其名者也卿老謂上卿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者謂兩勝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言諸侯雖貴不得呼其名也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者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然王制云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謂襲父爵者也　士不名家相長妾者謂助知家事者也長妾妾之有子者也七不得呼此二等人名也不名長妾者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娣也故鄭注禮云娣尊姪卑義或然也　君大至同名　此以下明孝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也君大夫謂天子大夫有地者大夫有地者則亦稱曰君故云君大夫也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令大夫有地雖同曰君而其子在

喪不敢同天子稱余小子也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者此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其臣之子避之也　不敢與世子同名者世子謂諸侯之適子也諸侯父在稱世子通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　注辟僭至爲大　正義曰若名子與君世子同則嫌其名自比擬於君故云避僭傚也世子貴不得同則與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在君之世子前已爲名而君來同之此是君來同己不須易也故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又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也諸侯之子不可同天子之子故宜不也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一年宋替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殺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然鯉也死未滿五十鯉死稱伯魚者案冠禮二十已稱伯某甫未必要五十也但五十直稱伯耳焦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

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

備耦也憂或爲疾　疏　正義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大夫又司射誓耦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疾是言士得備耦爲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　不能則辭以疾者士若不能不得云不能但當自稱有疾也　負薪之憂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

所以然者夫射以表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若不能則是素餐之辱兼辱君不知人誤用已也　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者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擔也薪樵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憂勞也言已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不直云疾而云負薪者直云疾則似敖慢故陳疾之所由明非假也然士祿代耕且後問庶人子云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兼言昔未爲士時經擔樵今猶發動昔日之勞也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相十六年衛侯朝出奔齊公羊云有疾曰負玆諸侯之疾所以名不同者蓋子玆聲相近其字相亂未知孰是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玆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注　使士至爲疾　正義曰知非士自射而云備耦者熊氏云若其自射不須云使又不應辭以其言使言辭故云

備耦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禮尚

謙也不顧望若子路帥爾而對　疏　正義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者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己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先對非禮也　注　禮尚至而對　正義曰此證問多人而不顧望對者論語云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於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而子路率爾先對云願治千乘之國而孔子哂之云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　三世自祖至孫喻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

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 若
亦謂吉凶也
宗後宗子也 **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 謂無列無詔者反告
無詔於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 以故國
恩與謂起 **與已無**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各
爲卿大夫 **疏** 隨文解之 君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
居他國者也求猶務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居他
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祀宋之臣入
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祀宋各宜行已本國禮法也此云
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已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
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
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者熊

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之
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
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
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
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虛
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有列於朝有詔於國三代之
內喪服爲舊君齊衰三月傳曰三諫不從待放未絕者爵
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如喪服所云大夫待放
之時名爲有列有詔不至三世者熊氏云彼據爲舊君著
服故以未去之時名爲有列有詔此據去國之後但有列
有詔仍行舊國之禮斷章取證故彼此不同 祭祀之禮
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
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儀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
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 哭泣之位者殷不重
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 皆如其國之故
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俗也然上

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　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前事各令分明謹脩本國之法審慎以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其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　去國至宗後　正義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也將明得變故上先明未得者也　去國三世謂三諫不從及他事礙被黜出入新國已經三世者則鄭注云三世自祖至孫也　爵祿有列於朝者謂本國君不絕其祀復立族爲後在朝者也　出入有詔於國者出入猶吉凶之事更相往來也詔告也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爲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往來出入共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　注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　正義曰引之者證有列法也臧紇武仲也特爲季氏家廢長立少故與孟氏相惡遂出奔邾魯人以臧紇有功復立其異母兄臧爲以守先祀是有列也故魯

昭二十三年左傳云臧紇奔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

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非子之過賈聞命矣再拜受龜復爲以納請是自爲也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是其事也　若兄弟至宗後　此是出已三世而爵祿無列於朝言凶不相詔告而不仕新國者宗族兄弟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本國不列不告若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故也前告國者亦告兄弟耳然既未仕新國猶用本國禮也音義隱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去國至之法　此猶是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者今得仕新國者也但仕新國有異故重言三世也　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者唯興謂己始仕也雖有宗族相告己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何以知然既云唯興明不興則不從無列無詔唯無列而從新明有列理不從也又若無詔而不仕新者不得從新何以知然既云唯興明不興則不從無列無詔唯興之日三世即從新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爲大夫尚

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斈制者熊氏云案句命決云丘爲制法之主黒緑不代蒼黄聖人特爲制法不與常禮同也

注興謂起爲卿大夫　正義曰鄭意云起爲卿大夫者則若爲士猶卑不得變本也

禮記正義卷第五

禮記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君子已孤不更名亦重本　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没不可輒改爲名謚之事　已孤不更名者不復改易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以遺棄其父故鄭注云亦重本也言亦者亦上行本國之俗上是重本故云亦也　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者此孤不辨老少惟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而已今暴貴升爲諸侯乃得制謚而不

得爲父作謚所以爾者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爲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爲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 子事父無貴賤今正義曰子不得言己昔賤今貴父賤不宜爲貴人之父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爲禮各於其時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非其時也

疏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行禮各有時之事各隨文附之

居喪者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此禮皆未葬以前 既葬讀祭禮者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 喪復常讀樂章者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故知禫後宜讀之此上三節事須預習並皆許讀之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 龜筴

几杖席蓋重素紾綌不入公門 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輔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紾單也孔子曰當暑紾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此皆凶服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扱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爲菲

方喪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此謂喪在內不得方板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

公事不私議 謙若不入當先告君耳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殿庫爲次居室爲後重先祖及國之用

疏 正義曰此一節揔明臣當預事并明臣入公門當謹敬之禮也各依文解之 振書者拂去塵也書簿領也端正也誅責也臣不豫愼若將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拂整則宜誅責也 倒筮側龜於君前始正之 龜筮至公門 此也龜筮者卜筮所須也不預周正而來在君前方顚倒反側齊正則有責罰也 注 臣不至視之 正義曰甫者始也謂不豫整理令於君門者也 龜筮者謂臣之龜筮也以下明臣物不得入君門之事 几杖者臣之几杖也若將入謂欲將入嫌問國家吉凶 几杖騎衿嫌自長老 席蓋者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計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爲緩宜停外也重素者衣裳皆以素謂遭喪之服也亦不宜著入也 紲紿者衿單也紲紿葛也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故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故

不著入也不入公門者并結上諸條事皆不得入也若尸乘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門也 注 龜筮至形褻 正義曰引雜記證席蓋是喪車也輤喪車邊牆也在上曰屋在邊曰裳帷士喪車用葦席爲上屋蒲席以爲邊牆也然天子諸侯染布爲蒼色大夫但布而不染士用席而亦言輤者因天子輤通名也今言席蓋謂士耳舉士爲例卿大夫喪車亦不得入云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者若臣之待放衣裳皆素既是待放本無得入公門之理此云重素不入公門者謂私服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公親素服唯君得素服入臣則不可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形褻謂肉露見也 苞屨至公門 苞屨謂麤削之草爲齊衰喪屨 扱衽者親始死孝子徒跣扱上衽也 厭冠者喪冠也厭帖無着彊爲五服喪所著也 不入公門者此并五服之內喪服差次不合入不得著入公門也苞謂杖齊衰之屨故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蔗蒯之菲也此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

衰注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凡喪屨窶喪服斬衰用菅屨杖齊衰用苞不杖齊衰用麻大功用繩故小記云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其小功以下鄭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絇　書方者此謂臣有死於公宮應須凶具此下諸物並宜告而後入者也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也　衰者孝子喪服也　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　不以告不入公門者臣在公宮而死營凶器所須而不得輒將入公門故須告也然衰之屬入厭冠苞屨尚不入云衰告乃入者熊氏云上不入謂公宮庫雉路之門今此不入公門者國城之門謂卿大夫之喪從外來書方衰凶器須告乃入今謂既同稱公門又國城之內百姓民衆所居方衰凶器須告乃入事恐非也蓋公門非一或是公之外門及百官治事之處君許其在內殯及將葬之禮故有明器書方須告乃入　注士喪至器也　正義曰證喪禮書方也送死者車馬曰賵衣服曰襚亦通曰賵若九若七等謂書送物於板行列之數多少也物多則九行少則七行五行也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　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廣敬鬼神也粥賣也丘壟也

大夫士去國

祭器不踰竟 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 大夫寓祭器於士 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明己後還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論太夫所造祭器衣服并明祭器所寄之事各依文解之 凡家 祭器爲先者崇敬祖禰故在先 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 養器爲後者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爲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廐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此據有地大夫故得造祭器若無田祿者但爲祭服耳其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器此言祭器爲先者對犧賦養器爲先其實在祭服乃造祭器此明不得造者子不同也若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 有田祿者先爲祭服者若有田祿雖得造器而先爲祭服後爲祭器耳所以然者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宮可以共有以其制同既可暫假故營之在後 大夫至於士 此以下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 祭器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爲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云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 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者寓寄也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必寄之者異其復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 注 寓寄至後還 正義曰此解言寄之義也夫物不被用則生蟲臺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不使毀敗異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大夫士去

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
冠徹緣鞮屨素簚戒乘髦馬不蚤髮翦不祭
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
服 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爲位
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約之菲也簚覆苓也髦馬不髡
落也蚤讀爲爪髮翦髮髡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
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簚或爲幕

疏 正義曰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
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
當待玦也若士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 爲壇位鄉國
而哭者壇者除地不爲壇臣之無君猶人無天也嫌去父
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鄉國而哭以喪禮自變處也
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閏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
已存竟不敢必還言唯待君見放乃去也 素衣素裳素
冠者今既離君故其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
中衣緣也素服裏亦有中衣若吉時中衣用采緣此既凶
喪故徹緣而純素 鞮屨者謂無約飾屨也屨以約爲飾
凶故無約也士冠禮云玄冠黑屨青約博寸鄭云約之言
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故解者云古屨以物
繫之爲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爲約約爲拘著屨頭以容
受繫穿貫也其屈之形似漢時刀衣鼻也其色或青或黑
不同而冠禮屨夏用葛冬用皮又各隨裳色今素裳則屨
白色也 素簚者素白狗皮也簚車覆蘭也禮人君羔幦
虎犆大夫鹿幦豹犆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
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然吉凶覆苓又必用皮者象始
服牛馬初當用皮爲覆乘髦馬者吉則翦剔馬毛爲飾凶
則無飾不翦而乘之也 不蚤髮者蚤治手足爪也髮翦剔
治髮髮也吉則治翦爲飾凶故不翦也士虞禮曰蚤翦謂

瓜蒭顙也　不祭食者祭祭先也夫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今雖放逐猶不得嚮人自說道已無罪而君惡故見放退也婦人不當御者御接見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寢宿今喪禮自貶故不也　三月而復服者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所以三月者爲一時天氣一變故三月人情亦宜易也　注韠屨無絇之韋也　正義曰去韠屨人屨皆有絇繶純案韠屨氏無絇繶之文故知是無絇之韋也云髦馬不髽落也者以其稱髦馬與童子垂髦同故知不髽落髦亂案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此踰國三月乃行不同者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而行此禮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　君若迎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尚

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賢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禮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　君始相見主人拜其臣則答拜之　不臣人之臣

於士不答拜也非

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辟正君　男女相答拜也　嫌遠別不相之　大夫士見於國君者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以明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臣男女相答拜之法各依文解行聘享私覿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己在道路之勤故已遂巡而退者辟君之答己之意也　案聘禮行聘享及私覿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乃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再拜稽首公答拜即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　注　謂見至答拜　正義曰案聘禮勞賓之前不見賓先拜此云賓既拜矣謂賓初行私覿之時已拜主君矣在後始主君勞故曰既拜矣而後見勞引聘禮者證君勞賓再拜之事熊氏以爲唯云大夫士謂小聘大夫爲賓士爲介故也今謂大聘小聘皆然故鄭引聘禮以證之此

大夫之中則含卿也知者以此經皆總云大夫不別言卿故知大夫含卿也君若迎拜則還辟逡巡不敢當禮則還辟逡巡不敢答主君之先拜賓賓是使臣不敢答拜　注　嫌與至其辱　正義曰此主君迎拜者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故鄭引聘禮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者初入門主君再拜其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爲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謂士則先拜之此則不必同國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此明禮尚往來也已雖賢德而必皆相答拜也凡拜而不答拜者唯有弔喪也士見已君此二條耳弔所以賓不答拜者已本來爲助執於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已已不答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也君不答士者謂士見已君君尊不答也　注　國君至士

賤　正義曰案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　大夫至其辱　辱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　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主人必拜辱也士相見禮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熊氏以爲同國大夫見已君君拜其辱者以初爲大夫敬之故也若尋常則不拜也　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不論有德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君於已士以其賤故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故也　非其臣則答拜之者以其他國之士非已尊所加故答之也　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者大夫爲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　男女相答拜也　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俗本云男女不拍答也禮男女拜悉相答拜則有不字爲非故鄭云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不掩君羣士不取麛卵　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疏　正義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夏亦當然　大夫不掩羣者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　士不取麛卵者麛乃是鹿子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名也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然國君春田不圍也則天子春圍大夫春不掩則國君春掩也士春不取麛卵則大夫春取也而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則與此異者彼上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云三田者謂夏不田謂夏時也案周禮四時田而云三田者下因云不合圍則知彼亦夏禮也又史記湯立三面網而天下歸仁亦是不合圍也此間所明周制矣　**歲凶年穀不登**　登成也　**君膳不祭肺馬不**

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

士飲酒不樂

肝周人以肺不祭肺皆爲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諸侯食日特牲朝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也

水旱災害也　年穀不登者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成也然年歲雖通其亦有異鄭注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故云朔數曰年中數曰歲也　君膳不祭肺者膳美食名禮天子食日少牢諸侯食日特牲朝月少牢夫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既凶饑故不祭肺則不殺牲也　馬不食穀者年豐則馬食穀今凶年故不食也

馳道不除者馳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

故曰馳道也除治也不治謂不除於草萊也所以不除者凶年人各應採蔬食今若使人治路則廢取蔬食故不除也　祭事不縣者樂有縣鐘磬因曰縣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也自貶損故先言膳後言祭　大夫不食粱者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故凶年去之也　士飲酒不樂者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　君膳不祭肺以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但君尊故舉不殺牲及不縣之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直舉飲酒之小者言耳

注　有虞至琴瑟　正義曰此明堂位文引之者證不祭肺天子食日少牢朝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朝月少牢此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諸侯非凶年殺牲之事案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大牢不引膳夫而引玉藻者以膳夫祇有王禮玉藻兼載天子諸侯此經云君膳不祭肺又連言大夫士是其文既廣故引玉藻天子諸侯爲證也玉藻所以異膳夫者膳夫是周之正禮玉藻是裒世之法故鄭志云作記之時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爲

同作記者亂之耳云梁加食也者以其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以其是加也此歲凶者案襄二十四年冬大饑穀粱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云歲凶與彼大侵同也此膳不祭肺則食不兼味也此祭事不縣謂祈禱之祭則與大侵禱而不祀一白虎通云一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與此君膳不祭肺同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必憂樂不相干也

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德故恒佩玉明身恒有德也且以玉爲容飾無故則有其容飾故佩玉也

疏 正義曰此明無故謂災患喪病災者也君諸侯大夫無故不

徹縣者徹亦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 士無故不徹琴瑟者此無災則亦不去也故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爾若其命士則特縣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但比德爲重故君上明之也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矣

注 憂樂至喪病 正義曰災水火也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玄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謂娛身及治民之樂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起敬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

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也士言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者君若慰勞己之勞苦則己拜之也或有本云士有獻字非也問其行拜而后對者君若問其行道中無恙及遊涉所至則又拜拜竟而起對也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也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皆民臣勸勤之言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死其所受於君衆謂軍師也大夫死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各依文解之士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君也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者他日謂別日也非是獻物之日安取彼猶何處取彼物別日君問士云何處得前所獻之物所以須問者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乃自致於外而不敢容易見恐君答己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再拜稽首而后對者士聞君賜先拜答高命乃起對得物所由夫夫至后對私行謂非爲君行也疆界也既非公事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婣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

反必有獻者大夫有德必能招人餉遺故還必有獻有獻由德亦示君知賢無異志士私行出疆必請者出與大夫同也反必告者還與大夫異也士德劣故不必有獻但必知還而已君勞之則拜者大夫士通如此謂行還而已

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死其所守之事各依文解之　國君去其國者謂諸侯去國而其臣民止留勑勤之辭也奈何猶言如何也國主社稷君去故云去社稷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愼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皆通也　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大夫去國謂三諫不從或以罪見黜者亦臣民止留之辭也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也故孝經云諸侯保其社稷大夫守其宗廟也　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士亦有廟辟大夫言墳墓亦與大夫互也然孝經云士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此之彼而猶得祭祀但墳墓不隨耳　國君至死制　國君體國國以社稷爲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故不可去也注云凡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鄭又引公羊襄六年傳云國滅君死之正也以證之是也　大夫死衆者大夫職主領衆將軍若四郊多壘則爲己辱故有寇難當保國必率衆禦之以死爲度士死制者制唯致死熊氏云上云國君去社稷此云師若君命使之則雖死社稷上云大夫去宗廟士去墳墓此不云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而云死衆死制者以宗廟墳墓已私有之大夫士爲臣事君不可爲私事而死秪得死君之師衆及君政令然君言死社稷則宗廟墳墓亦死可知也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舉言焉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皆祝

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
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 **卽諸侯畛於鬼神**
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
事焉鬼神謂百辟鄉士也畛或爲祇 **崩曰天王崩**
史書策辭 **復曰天子復矣** 始死時呼皐辭也不呼名
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
告喪曰天王登假 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
上已者若僊去云耳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同之天神春秋傳曰九
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
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
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 **生名之死亦名之**
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

名之 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 正義曰
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 此一節
論天子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 君天下者天下謂七千
里外也天子若接七千里外四海之諸侯則擯者稱天子
以對之也所以然者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不言
王者以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爲天所命子養下民此
尊名也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
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
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 朝諸侯者此謂接七千
里以內諸侯也 授政者謂所縣象魏之法授於諸侯也
任功者謂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
曰予一人者予我也自朝諸侯以下皆是內事故不假以
威稱但自謂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與物不殊故
自謙損白虎通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者
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人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

注皆擯至天子　正義曰知擯者之辭者以覲禮云擯者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彼之此經亦稱予一人故知擯者辭引漢禮於夷狄稱天子者證此經君天下謂夷狄之內也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若杜預之義天子王者之通稱故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京師而狄稱天子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魯非京師而單稱王是無義例其許慎服虔等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與此不同具有別說　踐阼至某甫　踐履也阼主人也曰予一人故王藻云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是也在喪未葬自稱曰小童故僖九年在喪未葬王曰小童是也若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也若踰年之後未除喪曰予小子故下文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是也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或稱我故泰誓云予克受又曰我友邦冢君是也或稱朕故湯誥云朕躬有罪是也其祝告神之辭則下文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曰天王某甫是也其史書策辭下文云天王崩其赴魂之辭下文云天子復矣是也其謙虛卑退或稱小子湯誓云非台小子是也或曰不穀僖二十四年左傳云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或曰寡人故中候洛予命湯東觀於洛云寡人慎機是也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殯後未踰年稱予一人者以麻冕黼裳即位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一人也顧注云踐阼事故云踐阼也　臨祭祀者謂天子

臨郊廟之祭祀也　內事曰孝王某者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升祚階祭廟則祝辭云孝王某某爲天子名也　外事曰嗣王某者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　注皆祝至內外　正義曰天子以四郊爲外圜丘方澤明堂社稷皆在郊內應稱孝而猶同外辭曰嗣王者尊天地雖祭之郊內猶從外辭崔靈恩云天地社稷是外神而祭之郊內不敢外之今案鄭注云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則是唯於嗣王之稱有外內不關祭祀之處崔所云天地祭之在內不敢外內恐非鄭義謂不敢外內者若宗廟之祭從內事之例而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山川并岳瀆之神祭之在外之例而辭在外從外辭今天地社稷既尊不敢同外內之例雖祭之在內而用外辭天地是尊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　臨諸至某甫　此謂天子巡守祝告神時也巡守徧於方岳臨視諸侯故曰臨諸侯也鄭云以尊適卑曰臨　畛於鬼神者畛致也王往方岳凡所過山川不自往故祝辭不稱名而曰某甫者鄭云月字也解且字者云某是天子之字甫是男子美稱也祝稱天子字而下云甫猶尼父之類也故穀梁傳云父猶傅也男子美稱也士冠禮注曰甫丈夫美稱而雜記附於殤稱陽童某甫鄭注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以此而言某者是字甫者丈夫美稱而鄭所以謂爲且字者舊說云未斥其人且以美稱配成其字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　注畛致至事焉　正義曰致於鬼神謂天子所行過諸侯之國則止於諸侯之廟而使大祝告鬼神云有天王某甫鬼神謂百辟卿士者謂昔爲諸侯卿士者若過山川亦使大祝用事往告曰有某甫故引大祝職以證之　崩曰至復矣　此謂告王者升假而史書載於方策之辭崩者自上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然崩通於壞敗之稱則防墓崩及春秋沙鹿崩是也　復曰天子復矣者復招魂復魄也夫精氣爲魂身形爲魄人若命至終畢必是精氣離形而臣

子罔極之至猶望應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
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指的故男子呼名
婦人呼字今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
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
復而王者必知呼己而返也以例而言之則王后死亦呼
王后復也崔靈恩云復所以呼天子者凡王者皆感五精
之帝而生是天之子今天王崩是其精氣還復於上呼稱
天子望更生之義　告喪曰天王登假　此謂天王崩而
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登上也假已也言天子上升已
矣若僊去然也而史策書云天王崩復曰天子復赴云天王
登假三稱不同者爲義然也王是歸往而策及赴告是有
存亡往來之義故崩赴並言之也　措之至曰帝　措置
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
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考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赫
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謂
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

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曰帝
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
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
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
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　注同之
至作主　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
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
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
葬竟虞祭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
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
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
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
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
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
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
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

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曰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愼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明同許意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據檀弓文句相違鄭以爲大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　天子至小子　夫適嗣於初喪但人

子當未忍即受天王之稱故不曰予一人而稱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　注春秋至稱子　正義曰鄭所引者文九年公羊傳文案公羊云踰年矣何以不言王使未稱君也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若然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引之者證天子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也又准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公羊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云父沒稱子某薨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終始之義者緣孝子之思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

薨於小寢丈公元年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薨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是也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　生名之死亦名之嗣王既呼爲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爲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　注生名至號也　正義曰以晉爲證也晉有小子侯殺之是在喪而死猶呼爲小子侯也其應稱嗣子某不得同天子稱小子是僭取之耳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大宗曰宗伯司馬寇典司五衆　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卅人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栗鍛挑也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葦之器　五官

致貢曰享子 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各隨文解之 天子有后者天子立官則先從后妃爲始所以然者爲治之法刑於寡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刪詩則以后妃爲首若論氣先陰後陽故此言天子有后也謂之爲后者后後也 有后也 有夫人者夫扶也言扶持於王於天子亦以廣後侈也 有世婦者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後侈也 有嬪者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 有妻者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案彼是判合齊體者今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 有妾者鄭注內則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也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記者之言不可一依周禮或可雜夏殷而言之鄭注檀弓云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夫人夏則因而廣之增九女則十二人所增九女者則九嬪也故鄭云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人夏制鄭又云殷增三九二十七人總三十九人所增二十七世婦也周又三二十七因爲八十一人則女御也 注 周禮至賤者 正義曰解周名爲女御之義以其御於王之燕寢御法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與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故鄭注周禮九嬪云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畢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月紀是星也而婦人上御必有女史彤管以差次之毛詩傳貽我彤管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

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天子至六典此以下是勑禮所明異於周法案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案甘誓及鄭注則三王同有六卿又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勑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爲勑禮也然天官以下勑家六卿何者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而勑六卿所法則有異也勑以大宰爲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勑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勑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大宰即爲六官也但大宰既尊故先列大宰并顯大宰之下隸屬大宰之官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故云先六大大宰一大宗二大史三大祝四大士五大卜六也典司六典者結上也上典是守典下典是典則之典言立此六官以守主於六事之法　此蓋至仕者　正義曰知勑制者非士師卿士也與大祝大卜相連皆主神之士故知神仕也　天子之五官　鄉立六官以法天之六氣此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也天地五行踐立故復云天子不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卿以攝衆地官卑陰故五卿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也天尊故没其數地卑故明言其五也司徒一司馬二司空三司士四司寇五也　典司五衆者結上也言用此上五官使各守其所掌上之羣衆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太宗以下也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天言六典地言五衆者互言也但天尊故云典地卑故云衆也　衆　謂至六官　正義曰知此非是天下衆人而爲羣臣也者以經云五衆明官各有所衆如周六官之屬也周禮大宰總主六官之職司徒主

敎敎其徒衆宗伯者伯長也宗尊也以主鬼神故以尊爲名司馬主征伐馬是征伐所用司寇主除賊寇司空主土居民司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祿之等特以司士爲名者士是官之總首故詩云濟濟多士是也諸官皆云司而大宰宗伯不云司者司主也大宰總主六官不偏有所司故不言司也宗伯之官不言司者以主天地鬼神之事天地鬼神既尊非人所司故不云司也　天子至六職　務六卿外復別立此六官也府者藏物之處也既法天地立官天地應生萬物故爲萬物立府也　曰司土一也於周爲土均也均平地稅之政令也土生萬物故爲均也　司木二也於周則爲山虞也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　司水三也於周則爲川衡衡平也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　司草四也於周爲稻人也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五也於周爲角人也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爲器用也　司貨六也於周爲廿人言鑛器未成者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金玉曰貨故稱貨人　典司六職者結上立此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也　注府主至人也　正義曰此皆與周不同故云亦務制也司土土均也案周禮土均上士二人司木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不言林衡者略舉山虞耳司水於周爲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下士二人不言澤虞者亦略舉川衡耳司草稻人者上士二人周禮亦有草人今以司草爲稻人者二官俱主殺草鄭舉稻人欲見司草兼有二官也司器角人者下士二人司貨廿人者中士二人　天子至六材　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前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之爲器物故爲次也亦有六者依府以用事也　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者此六官於周禮並屬司空而司空職散云漢購千金不得今唯有考工記代之　典制六材者材謂材物結上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材物　注土工至之器　正義曰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又甑實二鬴七穿版人職云版人爲簋版是版

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有世業者也干寶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既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然案周禮建官列職有司會之屬是言司者也有甸師之屬是言師者也有職內之屬是言職者也有川衡之屬是言衡者也有掌舍之屬是言掌者也有之屬是言氏者也有庖人之屬是言人者也有宮正膳夫外饔內饔之屬皆不氏不人者也　五官致貢曰享　五官即前自后以下之五官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工五貢功也享獻也歲終則此五官各考其屬一年之功以獻於天子故云致貢曰享也王后之屬致蠻職之功天官以下各獻其職之功　注貢功至廢置　正義曰引周禮證歲終百官各獻其功以禮詔告也周則冢宰至歲終受於百官之簿書所會之最而考一年之功多少以告

法陶是陶冶互文耳但簋是祭器故取放法之名也云金工謂築氏掌爲戈戟故因呼煎金爲冶鳧氏世能爲鐘以供樂器故因呼作鐘爲鳧氏也桌氏世能爲之段氏主作錢鎛田器桃氏爲刃刃謂刀劒之屬云石工玉人磬人者玉人謂作圭璧者磬之作磬也玉及磬同出於石故謂石工也云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者此七物並用木故曰木工也輪車輪也輿車牀也車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也弓能作弓者也廬能作戈戟柲者也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大車及羊車也梓謂柝勺爲筍虡之屬也獸工函鮑韗韋裘者此物並用獸皮故曰獸工函謂能作甲鎧者鮑謂能治皮供作甲者韗謂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鼓木謂能以皮冒鼓者韋熟皮爲衣及韐韗者裘謂帶毛狐裘之屬者考工記韋裘二職存唯草工職云考工無蓋謂作萑葦之器盛食之器及葦席之屬也或言氏或言人者鄭注考工記云

天子也若功少則廢黜其人功多則遷置其職也今謂五官則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故下云五官之長曰伯與此五官一也但大宰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也若以五官爲后以下則下云五官之長豈有長於后乎熊氏以爲五等諸侯亦非也 五官之長曰伯 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 是職方 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爲公主之自稱於天子也司天子之吏 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氏 其擯於天子也 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 九州之長入

天子之國曰牧 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國而建其牧 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 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爲牧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謂九州之外長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 於內自稱曰不穀 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 於外自稱曰 王老 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

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謂戎狄子男君也

舉尊言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等稱謂

男者於外亦曰男 今各依文解之 五官之長曰伯繼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也五官者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謂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即三公加一命出爲分陝二伯者也伯長也謂朝廷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 注 職主至乎內 正義曰引公羊傳證周家二伯所主之事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又案三公八命者堯時爲四伯故詩崧高注云當堯時爲四伯故虞書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三伯與周同故王制云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三伯是也 其擯至之吏此是二伯也擯謂天子擯賓之

人也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爲天子之吏也亦當言名也記者略可知也然擯呼在朝三公亦爲天子之吏若然王藻云伯曰天子之力臣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 注 擯者至公也 正義曰引證呼三公並爲吏之意也此左傳成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王王命委之三吏杜預注云三吏三公也於時王不見鞏朔王命委付三公接對之故云委之三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此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爲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 異姓謂之伯舅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爲伯舅亦親之故也案晉文公爲二伯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故稱叔也然晉既稱叔父所以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晉稱伯父者以晉爲州牧爲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爲二伯又爲二伯若以州牧爲禮稱伯父故晉或稱伯

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晉文侯仇爲伯尚書
直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又二伯稱天子之老自
敵以下曰寡人僖四年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穀者謙也
凡常諸侯皆稱寡人莊十一年宋災魯往弔之宋閔公稱
孤者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以有凶災故降名稱孤
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者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
侯言已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言之以威遠國也於
外曰公者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
周公食邑於周嚮國外之人其自稱則曰公也於其國
曰君者其國采地內也若與采地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
其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爲采地君故明之也不云
自稱承上可知也 注稱之至畿內 正義曰自稱爲公
正在畿內耳畿外則曰天子之老也 九州至曰君 疏
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
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若入天子國則自稱曰牧
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故周禮八命作牧是也然伯不

云入天子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州長云入曰牧出則
否也崔靈恩云州長自稱也白虎通云往來牧視諸侯也
天子同姓謂之叔叔小也父舅異姓謂之叔舅者牧劣於二伯故天
子謂之叔叔小也父舅義如前一本云天下同姓然則二
伯云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此不云擯於天子是記者
略之也故下云諸侯見天子鄭云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
臣某侯某是也 於外曰侯者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內也
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牧自稱承前可知也 於其國
曰君者若與國內臣民言猶自稱爲君也 注牧尊至爲
牧 正義曰大國之君是侯使稱伯今選侯之賢者加一
命爲牧則是尊貴於不牧之侯而不謂爲伯降呼爲叔父
者分陝已稱伯今牧若又呼爲伯則亂於分陝若猶呼本
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爲叔亦異常也云禮或損之而益謂
此類也者崔云覲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
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此各當一國
不嫌敵二伯州牧雖爲侯封皆是大國之君本自稱伯牧

今總攬衆國嫌其敵義故更稱叔此是損也叔名雖損即是明其爲牧故謂之爲益故云損之而益謂此類也熊氏云三夫人致歆有體清醬酏糟不體王故申得二歆后致歆醬酏糟以體王故申得三歆亦是也之而益之類也云二王之後不爲牧知不爲牧者以二王之後其爵稱公今此經云九州之長曰牧於外曰侯不言於外曰公故知二王之後不爲牧牧用侯以下二王之後所以不爲牧者以其先祖嘗爲天子統領海内若更遣爲牧恐有專權之心故也　其在至曰予　此天子亦選其中賢者爲之牧也但不知幾國立一人耳卑不得名爲牧又不得謂爲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其本爵子者今朝天子擯辭曰子若本爵是男亦謂爲子也所以爾者舉其高者言之亦尊異故也不云入天子國及不云擯者略可知也故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注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曰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案爾雅所列與此同但數異爾　注謂九至曰予　正義曰其

或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今雖別爲牧長而同呼爲子不得過本爵也於内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謂其國之外夷狄之中也以爲牧長恐夷狄難服須尊名威之故與一切言自稱曰我是天子之老臣也崔云方伯牧稱天子之老四夷之長稱曰王老方伯之職帶三公之任猶謂之内臣化同天子無有歸往之義故云天子之老四夷之君去王遠由有歸往之義賢始得爲長故以王老爲稱也　庶方至曰孤　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爲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内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略之　於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耳若男亦稱男也自稱曰孤者若自與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也凡二伯自稱及介傳命則曰天子之力臣故王藻云伯曰

天子之力臣是也若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故此云擯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是也於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是也九州之長及介傳命則曰某土之守臣某知者玉藻云若其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知者約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其餘諸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守臣某知者亦約玉藻文也擯者傳命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屏之守臣某故玉藻又云其在邊邑曰某屏之守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知者玉藻云小國之君曰孤是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知者約尋常諸侯稱某侯某但稱孤爲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